

薛允璜

唐伯虎传

百花



唐伯虎传

薛允璜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唐伯虎传

薛允璜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 3/8 插页2 字数121000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6600

ISBN7-5306-0009-5/I·9

定价: 1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唐伯虎传》是一部历史题材的传记小说。

此书以唐伯虎的真实生活为基础素材，按唐伯虎的生活时间顺序为线索，从他的童年、少年、青年一直写到中年亡故，将他家庭的悲欢离合，将他仕途的坎坷、将他的诗才画艺，将他的交游及师生友情，描写得栩栩如生，刻划得淋漓尽致。

引 子

据说，唐伯虎的画，都是活的。

有次游历江南时，唐伯虎投宿在一家小客店里。夜半人静时，忽闻店主与老伴啼哭不止。伯虎起床询问缘由，才知附近驻了官兵，常来小店敲诈勒索吃白食，店主夫妇不敢得罪官兵，愁得伤心落泪。唐伯虎劝慰了一番之后，便铺开一张白纸，画了一只吊睛白额的下山猛虎，嘱咐店主将它挂在大门外。

天一亮，几个吃白食的官兵又来了。走近小店，只见有只张牙舞爪的猛虎守在门口，正要向他们扑来。官兵们吓得转身就跑，大叫着：“老虎来啦！老虎来啦！”

店家和客人们闻声出来，见官兵逃走，好生奇怪。看门口画上那虎，虽画得跟真的一般，但并不怕人吓人呀，为何能把官兵吓跑呢？原来唐伯虎画虎时，在虎眼里点写了三个小字：见兵威。画中之虎见了官兵便会发起虎威，活将起来。

又有一次，唐伯虎在摆渡船上遇到一个州官老爷，这

位作恶多端的州官曾几次托人向唐伯虎求画，都被拒绝。如今船上相逢，无处可避，州官老爷又厚着脸皮来讨画。唐伯虎无奈，接过他手中的扇子，就在扇面上画了起来。州官十分得意，咧嘴笑着。待唐伯虎画毕，他接过扇子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，面孔煞白。原来扇面上画着一对螃蟹，还题了一行字：“秋来过河客，横行到几时。”州官心想：“这不明明是骂我吗？”他恼火地喝道：“大胆唐伯虎，竟敢辱骂本官！”

“老爷不喜欢，那就给你抹掉吧。”伯虎说着，取过扇子，用手指轻轻地在扇面上一抹，画上的两只螃蟹滑出扇子，跌在船舷上，很快地爬进了河里。

州官见此情景，惊呆了半晌，才如梦初醒。他拍打着乌纱帽，顿着双脚，连呼道：“唉呀，宝画！宝画！”

待州官想抢回扇子时，扇面上的第二只螃蟹也已掉进河里，他忙伸手去抓，渡船一晃，脚下一滑，跌进了河中，随行的衙役们七手八脚才把他捞上来。岸上的百姓见了，无不拍手称快。

还有一次，好友祝枝山缠着要画，唐伯虎就在一幅素绢上画了一枝竹，三片竹叶，送给他。祝枝山见了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弟真会开玩笑，我姓祝，你便画竹；我号枝山，你给画了一枝三叶。太简单了，再添点什么吧！”

伯虎道：“添得不好，可不要怪我！”说着便在竹枝上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知了。

祝枝山看看不错，说：“哦，这还有点意思。”他将

这画带回家，挂在床头墙上赏玩。

午后天热，祝枝山上床休息，刚要入睡，一阵“知了知了”的鸣叫声把他吵醒。枝山爬起来向窗外一看，树上并无知了呀！仔细一听，叫声在屋内，循声寻去，原来是那幅画上的知了在叫呢。“啊，是伯虎跟我开玩笑！”祝枝山虽知道唐伯虎有神笔仙墨，所画之物皆是活的，但亲身领教还是第一次。他伸手拍了拍画卷，那知了不叫了。谁知上床睡时，刚闭上眼，那知了又叫了。枝山只得再起来，拿起鸡毛掸子向画上竹枝打去。只听得一声鸣叫，知了飞出了窗外。再定睛看那画时，竹枝上的知了已经不见了。

类似的民间传说还多得很呢。传说毕竟是传说，它只反映了百姓们对画家的热爱和崇敬。历史上的唐伯虎真的有神笔仙墨吗？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？

闲话少叙，言归正传。

苏州城内三元坊，有座文庙。文庙后边，几幢庙堂式的琉璃瓦建筑，便是苏州府学。秀才们常在府学中高大宽敞的明伦堂聚会。明伦堂的前面，有一泓池水，此水因在学宫之内，故称泮池。泮池清澈见底，看上去不过半人多深。有几尾红鲤鱼嬉游于稀疏的水草之间。池上有座石拱桥，通向文庙正殿。

明代成化二十一年（公元1485年）七月的一个下午，学宫里打破了往日的宁静，秀才们纷纷奔向池畔看热闹。泮池里，赤立着两个少年，先是对面激水相斗，继而追逐着，嬉闹着，展开了一场水战。

“哈哈，有趣，有趣！”看热闹的秀才中有人在叫好。

“哎呀呀，荒唐，荒唐！”也有人连连摇头，“秀才赤膊，成何体统！污了泮池，辱了斯文！”

一个叫文璧的少年秀才满头热汗，挤到石桥上。他见赤立池中水战的是好友唐寅和张灵，便向下喊道：“唐兄，

快上来！”

唐寅闻声，仰起头，一把抹去脸上水珠，笑对桥上少年说：“征明，水里凉快，你也脱了衣衫下来吧！”征明是文璧的字，朋友之间习惯以字相称。

唐寅仰首说话时，张灵偷偷地向他靠近，趁其不备，双手击水。唐寅冷不防呛了口水，顾不得再跟文征明说话，便向张灵追去。

“好！追！”岸上几个秀才热烈助战。

“有辱斯文！有辱斯文！”有几个秀才晃着脑袋，摇着扇子离开了。

文征明也想离开，可又不放心：“唐兄——”

池中水战犹酣。几条温柔可爱的红鲤鱼被惊吓得蹦跳起来。池旁银杏树上几只鸣叫不停的知了，这时也被人声、水声惊动，“瞿”的一声飞走了。

“知府大人到！”突然，文庙那边传来一声喊。看热闹的秀才们急忙离开了泮池。

“唐兄，张贤弟，新任知府来了，快！”文征明向池中喊着，匆匆走下石桥，来到银杏树下，帮忙捡起衣衫。

唐寅、张灵爬出泮池，远远望见几个官老爷已经跨出文庙正殿，正向这边走来。两人匆忙接过衣衫，顾不得浑身是水，边走边穿，过了角门，溜出学宫，往家中而去。

唐寅、张灵的家都在老阊门皋桥头的吴趋坊。

阊门是苏州城里最热闹的地方。唐寅写过一首《阊门即事》诗，描述当时的繁华景象：

世间乐土是吴中，中有阊门更擅雄。
翠袖三千楼上下，黄金百万水西东。
五更市卖何曾绝，四远方言总不同。
若使画师描作画，画师应道画难工。

就在阊门皋桥头，有一家唐记酒店，店面虽不大，生意却很兴隆。酒店主人便是唐寅的父亲唐广德。广德为人和善，应酬周到。他虽然读书不多，却也喜欢诗文，常向来喝酒的文人画士讨些字画，挂在店堂之中，使酒店显得高雅不俗。因此城里读书人喜欢到这里来坐坐，喝杯热酒。到了晚上，远近商贾，常把船只停靠在皋桥一带的护城河里，来到店里喝酒聊天，听听新闻，谈谈生意经，店里更加热闹。

这一天傍晚，几个酒客闲聊之中，已在传说两个秀才赤立泮池击水闹学的新闻。广德凑近细听，原来辱没斯文的秀才竟是自己的儿子唐寅。心中好不气闷。忙过一阵之后，他吩咐店小二照看店堂，自己脱身出来，赶紧回家去问问儿子。

皋桥头南堍便是吴趋坊，唐家离酒店很近。广德跨进家门，见妻子邱氏正在洗刷碗筷，大儿子唐寅正守着风灯，在窗口读书。唐寅两旁，弟弟妹妹坐着伴读。妹妹十三岁了，轻轻地拍着团扇，给哥哥驱蚊；弟弟唐申，字子重，才十岁，稚气地仰着头，听哥哥念诵诗文。

广德见此夜读图，心中闷气已消了一半。“寅儿……”

本想责问儿子的话，到了嘴边，却未说出。

唐寅见父亲进来，忙站起身，问过安，又继续读他的《昭明文选》。

广德在一旁坐下，接过妻子端来的一碗凉茶，咕嘟咕嘟一气喝完，胸中闷气似乎全消了。他望着寅儿的侧影，听得琅琅成调的吟诵声，想着儿子的聪明好学，嘴角眉梢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心里好象在说：“十五年的心血没有白费呀！”

十五年前，即是明宪宗成化六年（公元1470年）早春的一个清晨，就在里边房间里，唐家的大儿子呱呱堕地。这年岁舍庚寅，孩子生在寅年寅时，广德便给儿子取了个单名，曰“寅”，寅为虎，便又取字伯虎。读书以后，又改字子畏，伯虎自幼聪颖，无论什么，一学便会。长到七八岁时，整天跟着父亲在酒店里玩耍。文人们饮酒吟诗，他在一旁听着；画士们挥笔作画，他在一旁看着。客人们见他聪明，也常常教他握笔写字，背诵古诗，一二年后，他竟然也能跟人对答几句。每当更深夜静，客散闭门之后，父亲收拾店堂，伯虎总是伏在桌上，对着壁上字画，聚精会神地临摹着。有时，店里忙起来，他也帮着烫酒递菜，活象个小堂倌。店小二杀鸡宰鹅时，他先在一旁观看；看了几次，渐渐地卷起衣袖，伸手搏禽，助上一臂之力；后来更大胆了，鼓刀涤血，全都能来。对此，广德虽不阻止，却也并不夸奖。他见儿子自小有机气，有才气，就不希望他将来继承父业，而指望他能读书上进，取得功名，得

个一官半职，也好荣宗耀祖。伯虎十三岁时，广德不惜重金，聘了个六十多岁的举人徐老夫子来家教读。从此伯虎足不出户，闭门苦读。

三年过后，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，除熟读了“四书五经”之外，还读了《史记》《左传》等大量文史书籍。这年春天，徐老夫子荐举自己的得意门生参加府试。府试录取者，便是府学生员，俗称秀才。伯虎没有辜负父母和老师的期望，府试结果，名列案首，成了第一名秀才。“童髻中科第一”，这在特别看重科举的明代，是件了不起的喜事，唐伯虎一下子成了苏州城里文人雅士议论、赞叹的中心人物。连唐记酒店的生意也更加兴隆了，一些常来坐坐的酒客，连连向广德祝贺。广德自然十分高兴，秀才——举人——进士，中了进士便可做官，他的心中已为儿子设想好一条进取之路。因此，当广德听说儿子在府学中赤立泮池、击水闹学时，好似挨了一闷棍，他百思不得其解，好端端的秀才儿子怎么忽又变成个顽童狂生了呢？

广德想到此，便觉得这件事有关儿子的为人和前程，非得问问清楚不可。他将凳子挪近窗口，说：“寅儿，今晚天热，就少读一会儿吧！”

“不，我要把这两篇文章读完。”

“你先歇一歇，我有话问你。”广德见儿子合上了书本，抬起了头，才继续说道，“寅儿，今日下午，你在学宫里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？”

“不该做的事情？”伯虎一愣，站起身，立到父亲面前，

身材虽然已跟父亲差不多高，但毕竟稚气未脱，一听父亲严肃的发问，便有几分紧张，“没有，没做什么……”

母亲听到丈夫的发问，不禁担心地坐到广德旁边，用疑虑的目光望着儿子。

伯虎站在那里，低着头。

母亲的疑虑是有原因的。伯虎十岁那年秋天，与张灵等几个朋友去郊外游天平山、灵岩山，回家时鞋袜、裤脚全湿了，问他时，只说不小心踏进水沟了。可后来听旁人说，那天几个孩子从山上下来，正走得口渴难耐时，见一院墙内有棵桔树，满树桔子，虽未熟透，却已沉甸甸的十分诱人。可惜隔着围墙，无法摘到。在张灵等鼓动下，伯虎第一个爬上墙头，小声说：“我若没事，你们便跟着来。”谁知跳进院墙，下面正巧是个牛粪池，伯虎踩在半尺多深的牛粪内，臭气难闻，有苦难言。但他不声不响，憋住气蹲在那里。等候在围墙外的见他跳进去后没有声响，猜想他已经摘得桔子，在独自解渴了。于是一个个爬上墙头，跳将下去，都跌进了牛粪坑。伯虎禁不住哈哈大笑，拍手道：“这叫有福共享，有难同当！”是否真有此事？邱氏问过儿子几次，伯虎总是支吾其辞，推说“没有的事，是人家胡编的”。这件事虽然已过去五六年了，如今儿子已经成了有名的少年秀才，但做母亲的总觉得儿子的脾性没大改，灵秀之中夹杂着顽性。这也许是小时候在酒店中养成的。为此，母亲常有一丝忧虑，担心儿子闯了什么祸。

“儿啦，做错了什么事？你该说呀！”邱氏关切地催促着。

“大哥……”妹妹看到哥哥脸上淌着汗水，将团扇递过去，伯虎没接，她便站在身后，轻轻地摇动团扇，给哥哥送来凉风，似乎在说：“哥哥别急，慢慢说……”

“娘，孩儿真的没做错什么。”伯虎望着母亲忧虑的眼神，解释着，“今日下午闷热得很，我与张灵便脱去布衫，赤着膊，在泮池里洗了洗，玩耍了一会儿……”

“还说要没做错什么，这事就不该做！”广德温和而严厉地说。

赤膊下池就错了？记得小时候，父亲还带着他赤膊下河洗澡呢！店小二有时宰杀鸡鸭时也赤膊呢！还有那些船工纤夫，渔父樵夫，一到夏天，不是常常赤着膊走在河边吗？伯虎心里这样想着，并没有说出来顶撞父亲。

广德说：“不要忘了，你现在已经十六岁，不是小孩子了。你也不是酒店小二，不是捕鱼郎，而是府学生员，是城里有名的秀才了！秀才就要有个秀才的样子！秀才赤膊下池，何况又在学宫里，怪不得人家要讲‘有辱斯文’。你想想，这事做得不错吗？”

伯虎觉得父亲说得也有道理，下午泮池击水时，确实没想到那么多。

“寅儿，你要争气啊！”广德有点激动了，感情深沉地继续说，“你爹无能，只能开个小酒店，维持一家生计。指望你将来得了功名，也好荣宗耀祖！”

“孩儿知道。”

“不要忘了，你的祖上，曾是朝廷有功之臣。东晋时，前凉有名的陵江将军，就是你的远祖唐辉。他的子孙都封为晋昌公。唐太宗起兵晋阳时，唐俭随军出征，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被封为莒国公，后来唐太宗将他的图像高挂在凌烟阁里，给唐门增添了多少光彩！从你的曾祖父起，来到苏州经商。商贾总是低人一等，唐家重振门楣，就指望你寅儿了……”

虽然这段家世，唐伯虎已听过不止一遍，但从未感受到父辈对自己的期望是那么殷切，那么深。他忙说：“爹，孩儿记住了。”

妹妹怕父亲讲得累了，忙走过去，轻轻摇着团扇，给父亲扇凉。

“记住了就好。”母亲见儿子站了好一会儿，又心痛起来，“快坐下，喝点凉茶。”

广德训子刚告一段落，门外传来张灵的喊声：“唐兄，快来喝一杯！消消暑气！”

张灵字梦晋，是伯虎的邻居，两人脾性爱好相同，常来常往，亲如手足。他家境清贫，家中只有一个母亲。今晚他独自喝了一会儿酒，已有几分醉意，提着一把小酒壶，步履踉跄来到唐家。

伯虎这时真想去喝一杯。但当他看了父母一眼之后，顿觉得不能再让他们忧虑了，便对张灵说：“梦晋，我已喝过了，你一个人慢慢去喝吧！”说着转过身，倒了碗凉茶喝。

了。

送走张灵，伯虎正要继续挑灯夜读，白发苍苍的徐老夫子踏进门来。

“徐老先生，快请坐！”广德夫妇见是儿子的老师来了，忙起身让座，端茶，递扇。

“恩师暑夜来访，一定有所指教？”伯虎施过礼，问道。

“正为贤契而来！”徐老夫子望着伯虎一表人材，十分喜爱，朗声笑着。

听说是为儿子来的，广德忙道：“先生如此费心，广德感激不尽。寅儿，快拜谢先生！”

“哎——先莫道谢！事成之后，再谢不迟。”

伯虎：“恩师，究竟何事？”

徐老夫子：“将你的年庚八字写来！”

“年庚八字？”广德意外地问。

“嗨，你这个做父亲的也真糊涂！”徐老夫子不客气地责怪起广德来，“贤契已经十六岁了，是你的长子，如今又成了出名的秀才，难道还不该早点给他定门亲事？”

听到此，伯虎顿觉面红耳热，不由得难为情地退缩到一边。

妹妹跟着走过来，朝伯虎莞尔一笑，故意轻轻地问道：“哥，听到了没有？”

广德确实尚未想到这件大事。邱氏忙接过徐老夫子的话头，感谢道：“是该定门亲事了，多亏了先生操心。不

知是谁家的小姐……”

“谁家小姐嘛，暂且不说。”徐老夫子故布疑阵，神秘地说：“这位小姐是属兔的，我知道贤契是属虎的，这虎与兔，不知命中是否相和，得把两人的年庚八字仔细对对，对得拢时，再告诉你们是谁家小姐。”

“好好，多谢先生，想得周到。”广德连忙起身，寻出一张红帖，端端正正地写下了伯虎的年庚八字：

庚寅年二月初四寅时生。

徐老夫子小心翼翼地将红帖八字放好，高兴地说：“三天之后，听我回音！”

伯虎送走老师后，又读了一会书，才上床睡觉。

“笃、笃、笃；噹！噹！噹！”更鼓声清晰地从皋桥头传来。

过了三更，伯虎还没睡着。并非是因为婚姻事缠绕在心头，对此，他还辨不出什么滋味来。而是父亲的教训，老师的提亲，顿使他感觉到自己确实长大了。他兴奋地辗转反侧，思考着，自勉着，以后得象个大人，象个秀才了。

“喔喔喔——”

天刚黎明，后院的金鸡报晓，将伯虎从睡梦中唤醒。他揉揉眼，一骨碌坐了起来，披上布衫，漱洗完毕，便捧起书本，来到后院，在晨光里吟诵起来。

一只红冠白翎的大公鸡走出鸡窝，来到篱边，抖动翅羽，伸长脖子，精神抖擞地又啼唱了几声。